

幸福

秦兆陽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藝建設叢書

幸 福

泰 光 陽 著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

· 編 委 ·

丁 玲 老 舍 艾 青 趙樹理 李伯釗
田 間 陳企霞 厂 民 康 濯 蘆 殷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夠推動文藝運動的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人民文學出版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改版聲明

在本書初版時，我曾考慮過書名問題；本來想用幸福，因同名字的書太多，乃決定用壺嘴兒說媒。不想出版以後，有些朋友和讀者對這一書名提出意見，有的認為壺嘴兒說媒這篇東西不如集子中的某幾篇，不應該用作書名；有的則認為這個名稱不大方；對於這些意見我是非常感謝的。

現在適逢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我徵得本叢書編委會和出版社的同意，決定改用幸福為書名，並將初版本收入的歪脖子兵一篇抽去，其他各篇的標題和內容也略有更動，特此聲明。

作者 一九五一年六月

目次

說媒·····	一
東西李莊的故事·····	二〇
在石台村·····	四二
老頭劉滿囤·····	四六
幸福·····	五七
相思樹·····	一二
炊事員熊老鐵·····	一四
爲孩子們祝福·····	一七

說媒

一

楊莊有個四十多歲的財主寡婦，男人死了五六年了，小腳兒上還老穿着雙小白鞋，她自己說是帶孝，別人却說她愛俏，因此得了個綽號，叫做『小白鞋』。這小白鞋跟前有個小小子還有個寡婦閨女，這閨女名叫楊樹花，模樣生的比她娘難看，性情却比她娘還要浪蕩，在沒出嫁以前就有個臭名聲，頭一回是招了個『倒插門』女婿，結婚不到三年，男人就得乾癆死了。第二回是嫁給縣城裏一個遠房親戚，這男人又抽鴉片又愛嫖，兩口子都不成材，時常打鬧，後來不知爲什麼，這閨女突然坐着大車哭哭啼啼的回了娘家，從此就一直住在娘家四五年，再也不回婆家去了。因爲年紀又大，模樣又醜，名聲又臭，再也尋不着合適的人家，就只好也學着她娘的樣，當起風

流寡婦來。

今年，這楊樹花一過臘月就滿三十三歲。年紀一大了，性情也就怪了，有時無緣無故的啼哭，有時端起碗來不動筷子，臉色又黃又瘦，身上的肉却像水口袋似的浮腫得不像樣。做娘的知道女兒的心思，也急着想給她找個『拴驢的樹兒』。

女人家有什麼大事總愛找娘家人商量，小白鞋雖然是個有主見的精靈鬼，却也不能例外。她娘家在離這村五里地的陳莊，是個集鎮，買賣人一多，消息就靈通。她在娘家不知從誰口裏得到了個消息，說是冀中中心地區已經開始了平分土地，各村成立什麼貧農團新農會，把地主家立着的房子躺着的地全得沒收，這一帶因為是邊遠縣份，又是新區，實行的較晚，可也馬上就要動手了。這消息好比是天塌地陷一聲響，吓的她心驚肉跳，覺着問題真像炕沿上的臭蟲，一連串的，咬得人生疼：頭一樣，她家才三口人，將來至多不過分個十來畝地，自然就僱不起長工了，小子還小，又正在上學，將來靠誰幹活？第二樣，她家雖然不算什麼頂大的大財主，可到底也是個財主（去年初步實行土改時雖然給分出去了六十來畝地，可現在也還有四五十畝地），娘兒三人從來就是享福享慣了的，往後家底叫人掏乾了，還有半輩子苦日子，怎樣熬下

去？第三樣，往後窮了，樹花要想尋婆家就更難了！……她跟娘家人盤算來盤算去，到底想出了個辦法：不如趕緊把樹花嫁給本村一個窮孀了的老實光棍漢，鬧平分時他可以當防空洞，平分以後他可以幫她家幹活，女兒也有了終身依靠，正是一舉三得。

這正像俗話說的：『怕摔跤先躺倒』，怕受窮先來個窮打算。財主家想出這樣的窮主意來，也真是沒了辦法只好咬牙的事。

她回家以後，跟女兒唧咕了一個通夜，像大腳片兒上鞋舖裏買鞋似的，把全村的窮光棍漢打量了打量，比試了比試，覺得不是窄了就是短了，不是太花就是太素，不是家裏人口多麻煩大，就是有公婆怕將來受氣，再不就是脾氣不好怕不易上套。說來說去，只有一個名叫高老栓的最合適。頭一樣，他是個有了名的窮媳婦迷，老聽說他要尋媳婦，却老沒尋上，樹花雖然生的醜，可也醜不過他；再加上她是個財帛星，怕他不一聽見就樂壞了？第二樣，他人老實，不怕他不上套。雖然他外表上比不上樹花以前的兩個男人，可是三分人材七分打扮，只要給他換上兩件好衣裳，也就並不難看，並且在樹花這方面呢，也是早晚市價不同，不能跟以前打比。

母女倆又覺着：這個事雖然是個十拿九穩的事，却恐怕說出去高老栓不相信，除了找本村裏慣會說媒的『壺嘴兒』去說媒，才萬無一失。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小白鞋就把『壺嘴兒』胡媒婆請到家來了。

小白鞋裝做剛剛跟女兒吵過架的樣子，對那老婆子說：『我的個好嬖子喲！你可做做好事吧，不論給她尋個什麼樣人家，那怕是個瞎眼猴兒哩！只要把她送出去了，我就算鬆了心。』

這胡媒婆早先因為家裏窮，跟着男人在天津給人當老媽子，前幾年男人死了才回了老家，仗着一張在天津練出來的油嘴，常給人說個媒混個小錢貼補着過日子。去年初步實行土改時她也分到了一點地，就不大幹這下賤勾當了。這時一聽小白鞋這沒頭沒腦的話，就猜出是叫她給楊樹花說媒，心裏就不怎麼有勁。可是小白鞋又說：『嬖子，你好賴給我辦了這個事吧，辦成了，保準虧待不了你……』她心想：『也好，既是求上我了，反正……』就故意問道：『我的個好嬖子，你敢情是氣糊塗了，說了半天，說的是誰呀？』

那女人這才告訴她：怎麼因為婆婆媽媽的一點小事，跟女兒吵打了一夜，摔破了

多少瓷器傢具，氣的她差點兒死了。最後說：『我的個好嬖子呀！真是兒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呀！這丫頭年紀大咧，自個瘋了心，儘找做娘的出氣。可是誰叫你命苦？嫁了兩個男人都不到頭，這如今高難成低難就，尋誰去？恨的我沒法，心想：也好，給她尋個窮光蛋窩囊廢，叫她受受看，也與她這個八字命倒能盛得住，能落個白頭到老……』

媒婆問她覺得誰家的小伙子合式，她又拐彎抹角的說了許多理由，這才歸結到高老栓身上。媒婆聽了，起初一愕，後來想到怕樹花不願意，就又要跟那閨女探探口氣，不料那閨女竟一口答應道：『嗨！我的個嬖子哩！好歹跟我娘過不下去了，不論怎麼着吧，只要離了這個家，就算阿彌陀佛……』接着，又把她娘怎樣嫌棄她，怎麼給氣她受，數說了一大篇。最後說道：『嬖子，這如今八路軍的規矩，不是做女兒的有什麼繼承權嗎？我爹留下這麼一份產業，不能光給我兄弟一個人得，我做女兒的也該有份……』

這麼一來，媒婆竟成了母女倆中間的調解人，跟做娘的商量了，又跟做女兒的勸說，最後做娘的才答應給女兒十畝好地，和多少衣裳首飾，才算結了案。

這母女倆玩這套把戲，不過是爲了怕胡媒婆疑心，媒婆雖然是個精靈人，因爲一向就知道這閨女是個沒人要的貨，以爲她是老虎餓了逮耗子吃——飢不擇食，就倒也真的被瞞哄住了。母女倆又留她吃早飯，又再三再四的答應在事成以後，給她兩套衣料的謝媒禮，她就喜的合不攏嘴了。

當她辭了出來時，心裏光盤算着該怎麼去對高老栓說——當然不能把她母女倆吵架生氣的事照樣搬出來嘍，可是也得編些話叫那楞頭葱相信才好。她想着想着，不覺就走到高老栓家小院的大門口了。

二

高老栓今年三十三歲，扛了一輩子長活，打了一輩子光棍，去年初步土改中才分得了一畝地，正想娶媳婦，却因爲年紀大，家裏窮，長相又不強，人雖然老實，却太死心眼子楞脾氣，所以老找不着合適的人。

媒婆一走進院子門，就看見那小破窗戶像失了火似的往外冒煙，推開房門一看，屋裏更是像漲滿了氣的蒸籠，找了半天，才看見老栓正爬在灶門口吹火，吹兩口揉一

下眼睛，又吹兩口。

媒婆順手把門敞開，說道：『老栓，怎麼屋裏這麼大煙還把門關着？』

老栓抬頭看了看她，甕聲甕氣的說：『你忙關起吧，冷風往裏灌，煙子更出不去。』

媒婆只得又把門關上了，回身說：『老栓，往後別遭這個難啦，有人給你燒火啦。』

老栓被煙子薰了一早晨，正好有氣，聽了這話，站起來說：『你能請的灶王爺給我燒火？』

媒婆把手一拍，笑道：『嗨！運去金成鐵，時來鐵是金，不歡不笑，時運沒到，時運到了，登山有橋，過河有橋。』

高老栓把腰一扭，瞪着煙薰紅了的眼珠子，說：『你今日大清早，是來跟我算命，還是來尋窮人開心的？』

媒婆眼睛被煙薰的流了淚，看不清老栓那股不對勁的神氣，還是帶着笑的說：

『老天，還是大清早哩，大家都快做晌午飯了！真是：單身漢，起得晚，天到晌午做

早飯。實話對你說吧，俺三句話不離本行，是特爲來給你說媒的。」

高老栓一聽這話，想起這些時爲尋媳婦碰了多少釘子，被村裏人們開了多少玩笑，那股存在心裏的氣兒不覺就上來了，他一拍腿，一頓腳，楞頭楞腦的嚷道：『誰他媽再提給我說媒，誰就他媽……我高老栓這輩子不要媳婦，光棍漢一人吃飽了，一家子不飢！』

媒婆來時，正跟小白鞋母女倆的想法一樣，以爲今日這個事，按實情說至少有個八九成把握，再加上自己這個有了名兒的『壺嘴兒』，還怕不一說就是十成？誰知一開頭就這麼不順當，心想：『既是不能駛順風船，就得搶着風兒先壓下他這浪頭去……』就站起身來，大聲嚷道：『栓子，對你說，你別好心當了驢肺，你憑良心說，我爲了你尋媳婦的事給你幫過忙不？我是喝過你一碗湯還是喝過你一口水？今日我大清早飯也沒吃就來找你，你倒他媽的他媽的起來了！我這麼大年紀，幹嗎拿着香料換大糞，伸着笑臉討罵挨？我走！』就真的通通的走到門邊，站了一會，看見高老栓不吭聲了，知道這篇話起了作用，就又自己走了回來，一屁股蹲在炕沿上，蹣起腿來說：『對你說，我知道你是個實落人，就是脾氣有點牛，我也不見你的氣，可

你也別把我當了外人，別人笑話你是媳婦迷，愛跟你逗着玩兒，我可沒跟你鬧着玩過。』

老栓讓她一個勁叨叨下去，自己却又回到灶門口吹起火來，弄的屋裏煙氣更大，把媒婆薰的眼淚鼻涕一齊流，只得搬個小板凳湊在老栓的旁邊坐下了，接下正文，說是：今日大清早，小白鞋找了她去；說是她前不幾天上陳莊娘家去了一趟，跟娘家人談起家常來，說到閨女樹花身上，娘家人都覺着樹花年輕輕的，犯不着守半輩子寡，該找個合適的人家……，回家後，夜裏她就做了個夢，夢見她老公公拄着個拐棍罵她，說她糊塗，把個寡婦閨女養的都成了老絲瓜瓢子了，還不尋個人家嫁出去。問該尋誰家，她老公公說：要尋那本村裏最窮最苦的一輩子沒尋着媳婦的人。問到底是誰，他說：『光棍光，拴驢椿，從小兒，沒爹娘，扛長活，受淒涼，人老實，最穩當，前世姻緣安排定，萬事不由人主張……』

老栓不在意的問：『這說的是誰？』

媒婆說：『小白鞋思摸了半夜，想到拴驢椿這個拴字上頭，再加上別的情況，除了你沒別人。』

老栓一邊拉着風箱，一邊笑着說：『你剛說不開玩笑，怎麼又編起瞎話來啦？』
 媒婆嚷道：『嗨！你看，我就知道你信，我要是編的瞎話，這年時臘月的，我賭個咒，叫我爛舌頭！我吃了飯沒事幹？一頭晌就上你這編瞎話玩？你去打聽打聽看，我什麼時候編過瞎話？』

老栓一面使勁拉風箱，一面冷冷的說：『嘿，就算是真的吧，我這個娃個兒，也上不了她家那高台階！』

媒婆嚷道：『我的個老天！什麼高哇娃的，打從八路軍一時興，就一律平等啦！你比方說吧：聽說楊家橋出了這麼回事，財主家嫩葱兒似的閨女，跟扛長活的靠上了，弄出個大肚子來。……』又故意壓低了嗓門，着重的告訴他：『小白鞋許給這閨女兩擔麥子十畝好地的陪送，隨身的金銀首飾更不用說。』

楊家橋的稀罕事老栓也聽說過，那個扛長活的他也認識，那人不是跟人家財主『一律平等』了，是上了人家的套，扛活不拿工錢，白給人當牲口！不論怎麼說，老栓的勁兒反正是提不起來。他停了半天，才有氣沒聲的說：『嘿，人家財主一文錢買座金山還嫌不夠本，肯賠着本錢把閨女嫁給我這樣的光棍蛋？』

媒婆以爲他真是老實到了家，不覺笑了笑，說道：『哎哎，怎麼你死心眼兒連這也不明白？人家賠錢嫁閨女，還不是爲了往後閨女不受罪嗎？』

老栓說：『哼，她怕閨女受罪，幹嗎要尋咱？』

媒婆不覺急了，說道：『你這人！虧你早先還參加過貧民組，就不知道什麼叫個窮人翻身？連小白鞋那死了的老公公都知道哩，往後是窮人富人翻個個兒，窮人坐朝廷！』

老栓把鍋蓋揭開，讓一陣大汽猛的捲上了屋頂，看看粥熬好了，就又蓋上了，掏出煙鍋子來抽着了煙，陰陰陽陽的說道：『我知道，窮人翻身，那是正理。這，這是西邊出日頭的事，我可不信！』

媒婆看見說了半天毫無結果，就真的急了，站起來指着他的臉說：『看你這人，真是個不通氣的煙袋桿，難怪你一輩子尋不着媳婦哩！你看你這過的像人過的日子嗎？吃飯使一個碗，睡覺使一個枕頭。冬天沒人暖腳；夏天沒人搗蚊子。上地裏幹了一天活兒，回來還得自個兒做飯。一年到頭，在外邊跟鋤把兒說話，在家裏跟燈亮兒親熱。有個病痛，自個哼哼自個聽。看你這炕上的被子，叫灶膛的煙薰的，成了鏽鏽